扁担和板凳

李新章

阿爸少年时,常与阿大吵架,常离家出走。说是离家出走,其实就在宅基东首的老桑树上蜷一晚,天亮就回。次日,虽看上去啥事没有,但父子照面不说话。

阿爸与阿大照面不说话,由来已久。阿大送阿爸参军,期望阿爸从此可脱了农根。可阿爸当了两年的大头兵,又回来种地。阿大觉得阿爸是块朽木。阿爸自觉在部队各方面表现良好,在组织上考虑提拔阿爸当干部的当口,却因为成分不好,被撂下了。阿爸觉得这全赖阿大。阿爸与阿妈结婚时,木匠出身的阿大拆了自己的寿材,用棺材木料亲手打了个三门橱,作为新婚礼物送给儿子。阿爸不但不领情,还指责阿大居心叵测,在大喜之时送他不吉之物。那天,父子针尖对麦芒,一顿大吵。

红星港开河,碰到东首的老桑树。锯树那天,一家人都耷拉着脸,伤心不已。不仅因为再无新鲜桑椹和桑须鸡汤解馋,更因为在全家人心里,老桑树就是家人。

阿大闷在小屋里,乒乒乓乓忙乎两天,把早已残肢断臂的桑树,加工成光滑如玉的一根扁担和一条板凳。当扁担与板凳正式入住客堂时,全家人都眼前一亮,感觉老桑树并未离开。

从此,一树所生的扁担和板凳,一个主内、一个主外,继续为这个家默默奉献。夜深人静之时,它们一个倚着屋角,一个趴在八仙桌下。同根的兄弟相对拱手,互不干扰,各自入梦。天亮之前,没有什么会像从前那样惊扰它们,星月也好,虫鸣也罢,就算是带着花香的清风,也都是过去的世界。偶尔,也会聊起春天和桑椹,聊起那个离家出走的少年借宿在桑叶丛中的往事,也想抱头一哭,无奈隔了三米之距,咫尺天涯。

从此,全家人把农活交予扁担,把锅灶和三餐留给板凳;把种秧收稻挑谷卖粮交予扁担,把吃饭喝茶刮痧纳凉留给板凳。

有一次,一家人围坐在八仙桌四周吃晚饭。我感慨地对阿大说:“扁担苦,百斤重担压弯了它的腰,阿大当初若把桑树全做成板凳,桑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”阿大嘬了一口土烧酒,把酒盅重重一放说:“孩子,这可怪不得阿大,要怪扁担它自己,这么一段又细又长的木料,哪做得了板凳?板凳的福气,全靠它自己,粗壮,开阔,肚皮里有货色。”阿大又嘬一口酒,用鄙夷的目光觑了阿爸一眼说:“唉,有啥办法,朽木就是朽木。所以呀,你们从小要用心读书,肚皮里有了货色,才不会像扁担一样辛苦了。”

沉默片刻后,阿爸抢过土烧酒瓶,猛喝一口,抹了抹嘴说:“板凳空有四条绣腿,却蹦跶不了半步,扁担虽没长腿,却自食其力,志在四方。”说罢愤然起身,朝着灶间方向铿锵而去。阿奶打圆场:“你阿大说得对,你们一定要用心读书,做一块能做板凳的好材料。”阿妈学着阿奶的口气说:“你阿爸的话也有道理,你们不但要用心读书,还要像扁担一样,自食其力,志在四方。”

就这样,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,扁担和板凳都磨出了包浆,沁出了光泽。生活在扁担和板凳的陪伴下日夜交替,星移月转着。我们弟兄都渐渐长大,阿大却越来越老了,连走路都仄着身体撑着板凳慢慢移动,偶尔与阿爸照面,就会叨上一句:“唉,人老了,谁也靠不上,全靠这张板凳了。”

阿大老死的那天,我看见阿爸独自蹲在小屋的壁角根头,偷偷地哭,脸上全是泪。

我读寄宿制学校那年,阿爸用桑木扁担挑着行李送我去汽车站。我知道,从此,压在阿爸肩上的,除了扁担,还有我。

花落了才结果

石兵

在一家位于郊区的大型花店买花,一位戴着眼镜的老花农对我说:“我对每个客人都要说一件事,那就是,我卖给你们的不是花,而是一株植物。没有四季开花的植物,它之所以会绽开花朵,是因为要结出果实,花落了才会结果,这才是养它的意义与乐趣所在。所以,我种的花每一株都会结果,希望你们不是因为它会开花才侍弄它。”

我有些不以为然,如果不是为了卖花,为什么要取名为花店?如果不是为了买花,我又何必到花店而不是水果店?

应付了老花农几句话,我挑了几盆开得灿烂的花,转身离开了。回到家,我把它们放在显眼的位置,当那些姹紫嫣红盈满我的眼睛,我早已将老花农说的话远远地抛在了脑后。

每一天,我都精心侍弄着它们,让它们葱笼美好、生机盎然。转眼过了一个多月,我突然发现,那些美丽的花居然一夜之间都落了个干净,望着花盆中空落落的枝头,我心里竟有种说不出的失落。我把它们移到了不起眼的角落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,一天,品尝着饱满多汁水果的我,突然想起了老花农的话,不自觉地把目光移向了角落中的那几盆植物。我惊奇地发现,它们竟然真的结出了果。那是一种小小的、圆圆的果实,坠在细细的枝头上,葱翠欲滴,只是,因为它不是亮眼的红色而是静谧的碧绿,所以显得有些不起眼。

我把它们重新置于醒目的位置,看得久了才发现,它们远比那些花朵更加耐看。这些果实内敛而含蓄,典雅且从容,不为他人悦目,只为自身成长,沾染着更多的人间烟火气,像极了那些默默努力的普通人。

后来,我又去过老花农的店里,我发现,他卖的植物确实与众不同,每一盆都会结果,每一株都有生命。我和花农聊了自己的感受,他对我说:“你是懂得植物的人,也是尊重生命的人,把它们交给你,我放心,它们也放心。”

原来,他把每一株植物都当成了一个小小的生命体,尊重并爱护,怪不得他能侍候好这样一家大大的花店。

细细想来,老花农对待花草的态度也适用于每一个人面对世上的人和事。他并不知道,彼时,我正陷入工作上最难熬的一段瓶颈期。刻板单调的工作与飞扬奔腾的理想大相径庭,让我心中的花朵瞬间枯萎,每天都在纠结与磨折中度过,只能靠养些花草来排遣心中的郁闷。

老花农的话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,那些开花后才结果的植物更是让我常常陷入思考。终于有一天,我明白了,原来人生不会一直鲜花盛开,若想结出丰硕的果实,那么,花开时的娇艳美丽只是铺垫,花落后的砥砺成长才是关键。

此后,我仿佛变了一个人,我不再好高骛远怨天尤人,而是脚踏实地兢兢业业,很快,我在工作中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与乐趣,取得了一个个让人认可的成绩。

因为发现了被视为休闲的养花种草竟包含着厚重的人生哲理,我走出了那一段灰暗的人生时期。

看到我的巨大变化,同事们都问我秘诀,是什么让我如此热爱有那么些枯燥的工作?我告诉他们,我们养一株植物,不是为了它短暂的花期,而是为了它生生不息的成长结果,同样的,我们面对工作,也不是为了它让我们光鲜夺目,而是它会让我们感受一种责任感,感受一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成就感。

是的,花开了固然令人赏心悦目,但花落了才会慢慢结出果实,这是一个人由浮躁跳脱向沉稳冷静的转变契机,也是人生得以拾级而上登堂入室的进身阶梯。

年年有余 王文明 作

羊毛衫袖口的洞

王安诺

边看边聊

天冷时在某店看中一件灰色高翻领羊毛衫,大小长短都合适,正准备付钱,却吓一跳,怎么衣服袖口有个手指大的洞!营业员小姐闻声过来一看,捂着嘴咯咯笑起来。

寒流来时,穿上新买的羊毛衫,把袖子放下来,大拇指穿过袖口的洞洞,长长的袖子垂及手指,贴已地护卫住大半个手掌,露在袖外的指尖刚好拎住包包,走在寒风中,手心手背手腕都暖暖的,心里不由升起一阵微微的感激,想起那个第一个在羊毛衫袖口留洞洞的人,竟在普普通通的羊毛衫之外,变出一副永不会丢失的无指手套,给人带来温暖和方便。这定是一个不满足仅仅织出漂亮羊毛衫的人。

如果留意一下,这样精巧,贴心的构想和设计,其实藏在身边很多东西之中。街头,公园的长椅,如果有人坐,我一般不会去坐,陌生人,并排坐得那么近,多少有点不自在。那天,在某展览馆前的街边,却看见设计成S型的长凳,有行人背对背坐着,同向坐的人,又前后错开,保持距离。心里赞叹,真是深谙人心的设计!

友人送来一盒蛋糕,欲打开却找不到盒盖,细看,原来开口在盒子侧面,打开,里面是一个绿色纸盘,边上安一枚用绿丝绸做成的小小纽襻,扯住纽襻,像拉抽屉一样拉出绿纸盘,不禁眼前一亮,这种出场方式的精彩,不仅是不用担心手指沾上奶油,更像大幕缓缓拉开时戏剧主角的亮相,纸盘上,一只美丽精致的奶油蛋糕散发着香味嫣然端坐。

我忘记吃的是什么零食了,只记得在塑封包装食品普遍的情况下,它把那个提示撕开的小小缺口安在最合适的地方,使我想起一些包装上的缺口,有的撕而不开,有的撕开里面的东西被兜住或者掉落。它却像小小的帽子,撕开,正好露出一小半脑袋,齿尖轻轻一叼便入口。在塑封包装食品的什么位置留撕开的缺口,很多人不会在意,因为这问题太小,但有的人就想到了,把它做到最好。

前几天看日本电影《澄沙之味》,75岁的德江老人做了五十年豆沙,她向铜锣烧店主自荐,店主嫌她年纪大,但是吃了她做的豆沙后决定录用她。影片详细拍摄老人做豆沙的全过程,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德江老人的话,在做豆沙时她说,我是在招待这些豆子,听豆子讲述它们经历过的一年四季,煮好豆子放糖时,老人说,要等两个小时,就好像恋人初始亲近要给他们一点时间。当店主说自己不喜欢甜食时,老人惊奇地反问,不喜欢甜食,那怎么能开铜锣烧店呢?

夜光杯

善良的样子

李云杰

一个下午,好像什么都没做,又好像做了一件最有意义的事。

准备了2件毛衣、一件连帽T恤、一件外套,有心无心地打理着家务,等社工上门来取。她们将把这些送给两个家境困难的女童。

她比微信上约定的时间晚了20多分钟,原来是去我一位富有爱心的同学那里拉了一套儿童桌椅,让我再等会儿。正感念着这份美好,驶来了一辆白色的小车,一个女孩出来,应该就是她了,笑着向我跑过来的样子,如同春暖花开。我向她了解一些情况,她说到走访过的那些困难家庭,看到的那些人的不容易。说起这些,她的声音变了,眼圈红了,眉目微蹙,嘴巴收紧,我突然觉得:她哽咽的样子,就是善良的样子。

这样子,很多人都不陌生,它根植于一个人内心的悲悯,是人间最美的样子。

我装矿石收音机

王云灏

小学毕业那年,正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,那时停课,在家待着整天无所事事。

有一天,我翻着家里的旧书,看到一本《怎样装矿石收音机》,觉得很好玩,它既不需要用电,又不影响家人,能一个人静静地收听广播和音乐,于是来了兴趣,决定自己动手装一台。

爸妈上班去了,我按照书里的描述和图纸,找来一块硬纸板,根据尺寸用圆规画了个圆圈,然后剪出齿轮状,找出家里有的旧漆包线,在齿轮上开始绕线圈,绕几个圈抽个头,再绕上十几圈抽个头,按照数据的变化,一共抽出了六七个线头,都连接到一块打了七个孔的小板上,这样,一个简单的频道转换器就做好了。收音机的心脏和灵魂是矿石,我用五分零花钱在康定路上的“大众无线电商店”买到了。

矿石收音机要装上“天线”和“地线”,才能接收来自空中的无线电波。我家住在一楼,没办法到楼上人家的屋顶上去竖根长长的“天线”,而且还有避雷的问题。怎么办?看着窗框架上吊着窗帘的粗铁丝,我有了个“屋内天线”的设想。在房子天花板下沿墙敲了一圈钉子,用长长的铅丝在上面环屋绕了一圈,再连接上窗帘架上的粗铁丝。这样,“环屋天线”就架好了。还好,那时没有高楼大厦的“阻隔”,电波还算畅通无阻。“地线”就简单多了,拖根铅丝绑到屋后的自来水铁管上就成了。

收音机的耳机是奢侈品,我的零花钱不够,正巧我同学有一副,他知道我在装矿石收音机,很慷慨地借给我先用,后来老爸知道后,资助我买了一副更先进小巧的耳塞机。

我再用三夹板做了个机壳,把各个零部件按照图纸连接起来,装上去。

折腾了几天,我的小小矿石收音机终于完工了。

因为矿石收音机要同天线、地线相连,只能固定在一个地方,我把它安放在床头边。晚上,戴上耳机,广播声很清晰地就传来了。有时有了嘈杂声,再去调整下矿石的触针,找寻最佳的灵敏度。用插针在线圈的七个孔洞板上进行插换,就能收听到不同电台的节目。那时,这个很原始很简陋的收音机经常陪伴着我进入梦乡。

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,视听设备日新月异,矿石收音机早就淘汰了。现在的孩子们可能也没听说过有这种收音机。但这段经历却深刻地存在我的记忆里。住在底楼,环架“屋内天线”曾是我异想天开的“原创”,可惜那时没有申请专利。这次制作矿石收音机大大提高了我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,也丰富了我那段在家“休学”的生活。

七夕会

正月里来唱越剧

金洪远

新春聚会,表姐提议说,春节,我们到KTV唱越剧去如何?话音刚落,小妹和两个表妹立马举手响应,大概是表姐看出我和表弟茫然的脸色,鼓励我说,我觉得你上次《祥林嫂》洞房这个选段唱得还是蛮有“味道”的。那年春节,我还在表姐妹们盛情鼓动下,学唱了金采凤的“听他一番心酸话”唱段。

在KTV,随着她的手势和节拍,复唱时,我踏准节奏,便渐入佳境,一曲刚毕,竟引来满座掌声。表姐指点说,唱越剧首先要学会字正腔圆,“越味”才能圆润、悦耳、丰满、动听。表姐从小喜欢吟唱越剧,她吟唱的《红楼梦》“我合不拢笑口将喜讯接”和“黛玉葬花”,洒脱流畅,情意真切。为我们续茶的服务员静静地听完表姐声情并茂,韵味醇厚的越剧唱段,情不自禁地点赞道:“唱得像专业演员。”

也许是被场子里热腾腾的气氛所感染,被大伙戏称为“老相公”的表弟也大步上台捏起了话筒,虽然是“跑马溜溜”,但依旧获得阵阵鼓励的掌声。小妹和表妹也轮番上阵,静静地倚在门旁的服务员一个劲地笑。我问她笑什么,她说来这里好几年了,第一次听到在KTV包房里点清一色的越剧唱段!她悄悄告诉我,唱得最好的是表姐和小妹。是的,表姐越剧功底扎实。小妹是越剧迷,她学唱《桑园访妻》一招一式,一颦一笑,端的是深沉隽永,缠绵柔和,尹派韵味十足。

表姐说,唱越剧心态要放松,把握字音和节奏,“越味”自然会出来。让人暖心的是,表姐还针对我学唱《祥林嫂》中一段“他独坐一旁发了呆”的“呆”字做了纠正。坐在沙发上的妹夫虽不是浙江人,但自始至终跟着乐曲轻轻哼唱,中场休息时,他的口头禅是:越剧太好听了!是的,人见人爱的越剧从杏花春雨江南走来,烟柳画桥、如黄莺吟鸣,伴着江南水乡乌篷船的摇橹。

这次新春聚会,最开心的就是“春节,我们唱越剧去”的时髦提议。想想也有道理,与其吃吃喝喝过春节,还不如兄弟姐妹聚在一起唱唱家乡戏,玩一把都市新民俗。

时尚